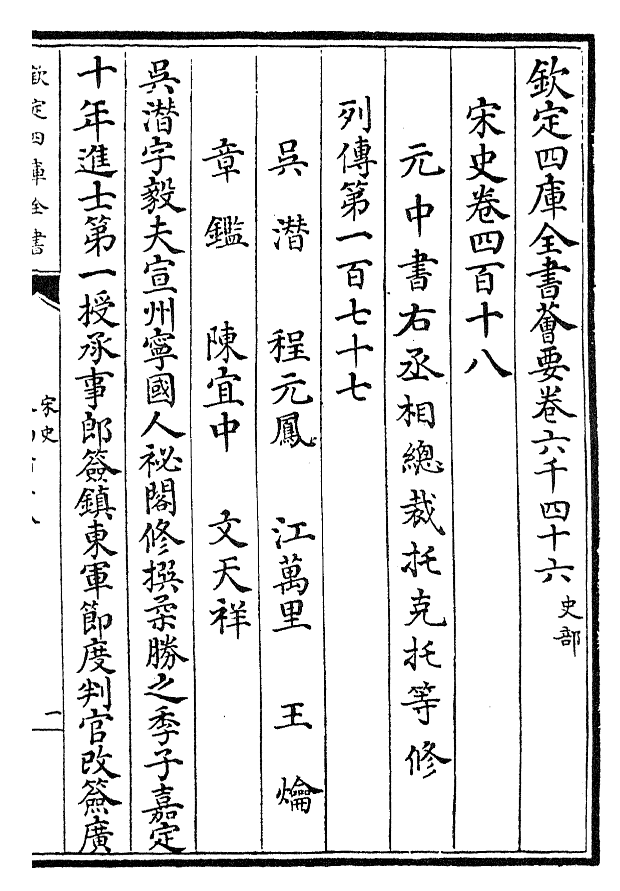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十六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七

吳潛 程元鳳 江萬里 王爚

章鑑 陳宜中 文天祥

吳潛字毅夫宣州寧國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季子嘉定十年進士第一授承事郎簽鎮東軍節度判官改簽廣

德軍判官丁父憂服除授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添差
通判嘉興府權發遣嘉興府事轉朝散郎尚書金部員
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上疏論致災
之由願陛下齋戒修省恐懼對越菲衣惡食必使國人
信之毋徒減膳而已踈損聲色必使天下孚之毋徒徹
樂而已閹官之竊弄威福者勿親女寵之根萌禍患者
勿昵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
歌為亂亡之宅而不淫不泆使皇天后土知陛下有畏

之之心使三軍百姓知陛下有憂之之心然後明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力改絃轍收名賢哲選用忠良貪殘者屏回衰者斥懷姦黨賊者誅買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為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為皇極以培國家一綫之脈以救生民一旦之命庶幾天意可回天災可息弭災為祥易亂為治又言重地要區當豫畜人才以備患論大順之理貫通天人當以此為致治之本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一曰格君心二曰節奉給三

曰振恤都民四曰用老成廉潔之人五曰用良將以禦外患六曰革吏弊以新治道授直寶章閣浙東提舉常平辭不赴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太府少卿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為金人既滅與北為鄰法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寖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使生靈肝腦塗地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暖昧之骨而吾之内地荼毒如此邊

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其算可謂

俊傑然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

不堪激而為變內郡率為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

自後興師入洛潰敗失亡不貲潛之言率驗遷大府卿

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

之方護襄之策防襄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

事端平元年詔求直言潛所陳九事一曰顧天命以新

立國之意二曰植國本以廣傳家之慶三曰篤人倫以

為綱常之宗主四曰正學術以還斯文之氣脈五曰廣畜人才以待乏絶六曰實恤民力以致寛舒七曰邊事當鑒前轍以圖新功八曰楮幣當權新制以觧後憂九曰盜賊當探禍端而圖良策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權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主管江西安撫司擢太常少卿奏造斛斗輸諸郡租寛恤人户培植根本凡十五事進石文殿修撰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督府叅謀官兼知太平州五辭不允又言

和戰成敗大計宜急救襄陽等事貽書執政論京西旣
失當招收京淮丁壯為精兵以保江西權工部侍郎知
江州辭不赴請養宗子以係國本以鎮人心改權兵部
侍郎兼檢正論士大夫私意之敝以為襄漢潰決興沔
破亡兩淮俶擾三川陷没欲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
已壞以靜專察郡情以剛明消衆慝警于有位各勵至
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陰謀相訐而以
識見相先協謀并智戮力一心則危者尚可安而衰證

尚可起也又請分路取士以收淮襄之人物試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改知平江府條具財計凋敝本末以寛郡民與轉運使王埜爭論利害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宫改王隆萬壽宫試戸部侍郎淮東總領兼知鎮江府言邊儲防禦等十有五事改寶謨閣直學士兼浙西都大提點坑冶權兵部尚書浙西制置使申論防拓江海團結措置等事進工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乃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

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望而俟太子之
生帝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
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宫遂請
致仕授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辭丁母憂服除轉中大
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轉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
罷免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改知福州兼本路安
撫使徙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叅知

政事入對言國家之不能無敝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但倉扁望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以為醫師博采衆益以為醫工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百四十七萬三千八百有竒代民輸帛

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以久任丐祠

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

觀使兼侍讀名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

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奏乞令在朝之臣

各陳所見以決處置之宜改封許國公大元兵渡江攻

鄂州别將由大理下交阯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令鄂

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為

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年而愈酷附和逢迎媕阿諂

媢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黄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横流仁賢空虚名節喪敗忠嘉絶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躐躋要途蕭泰來等羣小嗥沓國事日非浸淫至于今日陛下稍垂日月之明毋使小

人翕聚以貽善類之禍沈炎實趙與𥲅之腹心爪牙而
任臺臣甘為之搏擊姦黨盤據血脈貫穿以欺陛下致
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又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
高鑄羈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云臣
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潛卒以炎論劾落
職命下中書舍人洪芹繳還詞頭不報謫建昌軍尋徙
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
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

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追復元官仍還執政恩數明年以太府卿柳岳請贈謚特贈少師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紹定元年進士調江陵府敎授端平元年差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丁母憂淳祐元年遷禮兵二部架閣以父老不忍去側遷太學正以祖諱辭改國子録父憂服闋遷太學博士改宗學博士以詩禮講榮王府旁諷曲諭隨事規正多所裨益王亦傾心

敬聽輪對極論世運剝復之機及人主所當法天者理宗覽之曰有古遺直風六年進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七年兼權右司郎官遷著作郎仍權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病尤激切當國者以爲厲已匄外知饒州郡初罹水災元鳳訪民疾苦夙夜究心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治仍兼知饒州治司歲有冬夏帳銀悉舉以補郡積年諸稅歛之不足者乏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元鳳曰五穀熟則民

蒙惠此不足異也召奏事辭不允遷右曹郎官疏言實
學實政國本人才吏治生民財計兵威八事尋兼右司
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
柄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
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上疏斥清之罪其言明白正大
凱燧得召還有事于明堂元鳳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
又言邊備謂當中做軍實以起積玩之勢及言濫刑之
敝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

繫衎上疏論格心之學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心術至於文敝邊儲人才民心儲將帥救災異莫不盡言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諸生伏闕上書白其罪狀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晦為大理少卿抗為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仍兼侍講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顛沛之衆務行寬大之

政固結億兆之心旁招俊乂而私昵無濫及之恩屏去
奸私而貪黷無覆出之患謹便嬖之防而不使之弄權
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元年兼侍
讀遷侍御史言法孝宗八事薦名士二十餘人進尚書
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仍
兼侍讀亟辭出關不允有事于南郊元鳳為執綏官答
問多所開陳帝因欲幸西太乙宫力諫止之三年遷權
工部尚書力求補外特授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用徐敏子易蜀帥及用向士壁為鎮撫元鳳請下荆南調兵援蜀移呂文徳上沅靖進依前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進叅知政事尋進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新安郡公力辭御筆勉諭猶周回累日而後治事疏奏正心待臣進賢愛民備邊守法謹微審令八事髙孝光寧四朝國史未就奏轉任尤㥯領其事纂修成之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

安撫使又力辭依前職提舉洞霄宫開慶兵興上手疏收人心重賞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四上章乞免三年御筆趣行奏免修明局米五萬石拜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即位進少保三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依舊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乞致仕不許四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特贈少師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契家子求貳令

元鳳謝之曰除授須由賢其人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為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其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躐次豈先大夫意哉矧以國家官爵報私恩其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鄉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

語嶬曰史祖父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於我心有不釋然審爾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嶬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潁連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以舍選出身歷池州教授沿江制置司準備差遣兩浙安撫司幹辦公事名試館職累遷著作佐郎權尚左郎官兼樞密院檢詳文字知吉州創白鷺洲書院兼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名為屯田郎

官未行遷直秘閣江西轉運判官兼權知隆興府劊宗濂書院遷考功郎官命旋寢久之以駕部郎官召遷尚右兼侍講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仍兼侍講未幾遷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罷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匄祠省母疾不許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奔喪反挾妾媵自隨於是側目萬里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

是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陸德輿嘗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參謀官及似道同知樞密院為京湖宣撫大使以萬里帶行寶章閣待制為參謀官大元兵圍鄂似道以右丞兼樞密使移軍漢陽萬里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入對遷權吏部尚書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以原職知建寧府兼權福建轉運使已而加資政殿學士依舊職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度宗

即位名同知樞密院事又兼權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俛
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
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位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
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
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
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
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
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

為笑似道聞之積懟怒謀逐之萬里四匄祠不俟報出關加資政殿大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不拜予祠後二年知太平州兼提領江淮茶鹽兼江東轉運使召拜參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匄祠加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辭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又授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大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

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軍士執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草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檽子為後即鎬也事聞贈太傅益國公後加贈太師謚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㯓寓居城中亦死之

王爚字仲潜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登嘉定十三年進
士第知常熟縣紹定四年江淮制置司辟通判泰州五
年差知滁州端平元年知瑞州嘉熈元年提轄左藏東
西庫兼提轄封樁下庫二年遷籍田令兼督視幹辦公
事淳祐二年改監三省樞密院門乞免所居官詔從之
四年再任五年遷太府寺丞秘書丞戸部郎官淮西總
領主管右曹六年為尚書左司員外郎賜對乞祠不許
七年遷秘書少監以侍御史周坦言罷為福建提點刑

獄差知温州十年差知寧國府遷太府卿寶祐元年兼
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權兵部侍郎試司農卿兼中書
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疏奏願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
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羣陰之氣戢
保護微陽之根本扺礼畢杜於私蹊官賞宏闢於正路
使内治明如天日外治勁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彙貽
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迓續天命於譴告之餘下
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以右文殿修撰

提舉太平興國宮五年京湖宣撫大使趙葵辟爲判官
開慶元年召赴行在授集英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權吏
部侍郎景定元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
爲真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悦之帝
聞之甚喜二年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
士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五年召赴行在進端明殿學
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咸淳元年二月拜簽
書樞密院事閏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二年

以疾乞祠不許乞放歸田里帝遣尚醫視之且賜食復
兩乞歸皆不許二年拜參知政事三年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立皇太子加食邑三辭免官不許乞奉祠休
假皆不許最後乞祠禄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
沿海制置使四辭免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爚充上蔡
書院山主詔從之八年加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宫兼
侍讀詔遣刑部郎官董樸起之四上疏辭免始從之十
年乞致仕不許十一月以爚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

並兼樞密使尋授爚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諭留爚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爚兩請毋署省院公牘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假臣以宣撫招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興復鑑宜中又奏爚單車絶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

以備咨訪乞觧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之由太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始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六月庚子朔日食𤇆奏日食不盡僅一分白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

外鎮諸侯皆其職也氛祲克塞而未能消生民塗炭而未能拯反覆思之咎實在臣乞罷黜以答天譴答詔不許第降授金紫光祿大夫而已辭降官乞罷斥又不許尋進平章軍國重事辭不許或請出宜中或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實爚嗾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爚與宜

中必難共處兼爚近奏乞免平章侍經筵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矣遂罷爚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爚為人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位值國勢危亡之際天下所屬望也而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以别院省試及第累官中書舍人侍左郎官崇政殿說書進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爚拜左丞相鑑拜右

丞相並兼樞密使明年大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予祠殿帥韓震之死鑑與曾淵子明震無他至是御史王應麟繳其録黄謂震有逆謀鑑與淵子曲庇之坐是削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敗衾卧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寛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為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也少甚貧而性特俊㨗有貫人

推其生時以為當大貴以女妻之旣入太學有文譽寳

祐中丁大全以戚里婢壻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

寵於理宗擢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黄鏞劉

黻林測祖陳宗曾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使監察御

史吳衍劾宜中削其籍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

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

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檢院由

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宜中謫建昌軍大全既

竄丞相吳潛奏還之賈似道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六人之中宜中尤達時務由紹興府推官戸部架閣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數年遷監察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社之禍命格除太府卿宜中亦自請外為江東提舉茶鹽常平公事四年改浙西提刑五年名為崇政殿說書累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七年閫閫帥以缺文閣待制知

福州在官得民心歲餘入為刑部尚書十年拜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蕪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巳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道巳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人有言震欲以兵刼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於似道時右丞相章鑑宵遁曾淵子等請命宜中攝丞相事

詔以王爚為左丞相拜宜中特進右丞相四月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臺臣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吴益李珏宜中以為簿録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之珏方名入朝遽加重刑恐後無以示信爚力争以為當如嶸叟議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爚與宜中俱乞罷政請以夢炎為相太皇太后乃以宜中為左丞相夢炎為右丞相爚進平章軍國重事爚拜命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為一辭一受何以鮮天下之

譏亦去遣使數輩遮留之始至時命張世傑等四道進師二丞相都督軍馬而不出督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己請行宜中娓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事下公卿議不決七月世傑等兵果敗於焦山爚奏言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

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爚子缺乃嗾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數十事其畧以為趙溍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為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大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

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
將不止於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遣使召之不至其
後罷爚命臨安府捕逮京學生召之亦不至太皇太后
自為書遣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乞以祠官入侍乃
拜醴泉觀使十月壬寅始造朝尋為右丞相然事已去
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
人皆以為笑十一月遣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
玉與士龍皆戰死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

中釋不問已而常州破兵薄獨松關隣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羣臣入宮請遷都太皇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為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羣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宜中初與大元丞相伯顔期會軍中既而悔之不果往伯顔將兵至皇亭山宜中宵遁陸秀夫奉二王入

溫州遣人召宜中宜中至溫州而其母死張世傑昇其棺舟中遂與俱入閩中益王立復以為左丞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為遂不反二王累使召之終不至至元十九年大軍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於暹宜中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吏受贓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為黥吏卒寘之法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

受䄂而謝之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其後克愚發賈徳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入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嚴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為多

論曰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理宗在位長久命相實多其人若吳潛之忠亮剛直財數人焉潛論事雖近於訐度宗之立謀議及之潛以正對人臣懷顧望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程元鳳謹飭有餘而乏風節尚為賈似

道所謩江萬里問學德望優於諸臣不免爲似道籠絡
晚年徵露鋒穎輙見擯斥士大夫不幸與權姦同朝自
處難矣似道督視江上之師以國事付王爚章鑑陳宜
中蓋取其平時素與己者爚宜中於其既出稍欲自異
及聞其敗乘勢蹙之既而二人自爲矛盾宋事至此危
急存亡之秋也當國者交驩戮力猶懼不逮所爲若是
何望其能匡濟乎似道誅爚死鑑遯宜中走海島宋亡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也體貌豐偉美

晳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眄煒然自為童子時見學宫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爼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其言萬餘不為藁一揮而成帝親拔為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尋丁父憂歸開慶初大元兵伐宋宦官董宋臣説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

斬宋臣以一人心不報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書左司郎官累為臺臣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内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

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變吾閲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十年改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使陳繼周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使方興召吉州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内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

闕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狥之庶天下忠
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
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
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賔佐語及
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
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時
以丞相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朝議方
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

好師盃盃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盃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為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

取蘄黄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
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
於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
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書奏不報十月天祥入
平江大元兵已發金陵入常州矣天祥遣其將朱華尹
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以廣軍
戰五牧敗績玉軍亦敗爭渡水挽全軍舟全軍斷其指
皆溺死玉以殘兵五百人夜戰比旦皆没全不發一矢

走歸大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夢炎召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宜中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軍中請和與大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吳堅右丞相賈餘慶知樞密院事謝堂簽書樞密院事家鉉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劉岊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

將安出再戍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進安兵攻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

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為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皷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羮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去虞

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獲潜應觧所懐
金與卒獲免募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汎海至温
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
福拜右丞相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
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
濙將一軍取寧都參賛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蕭明
哲陳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來會鄒㵯以招諭副使聚兵
寧都大元兵攻之㵯兵敗同起事者劉欽鞠華叔顏斯

立顏起巖皆死武岡敎授羅開禮起兵復永豐縣已而兵敗被執死於獄天祥聞開禮死製服哭之哀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乞入衛時賞孟溁亦提兵歸獨浚兵不至未幾浚降來說天祥天祥縛浚縊殺之四月入梅州都統王福錢漢英跋扈斬以狥五月出江西入會昌六月入興國縣七月遣參謀張汴監軍趙時賞趙孟溁等盛兵薄贛城鄒𣶏以贛諸縣兵擣永豐其副黎貴達以吉諸縣兵攻泰和吉八縣復

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欵潭趙璠張虎張唐熊桂劉斗元吳希奭陳子全王夢應起兵邵永閒復數縣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寧建昌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兵猝至乃引兵走即鄒㵯于永豐㵯兵先潰恒窮追天祥方石嶺鞏信拒戰箭被體死之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

天祥禽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孫㮚彭震龍張汴死於兵緦朝宗自縊死吴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歸隆興時賞奮罵不屈有係累至者輙麾去云小小簽廳官耳執此何為由是得脱者甚衆臨刑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蕭敬夫蕭燾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黎貴達潛謀降執而殺之至元十五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益王殂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天祥少保信國

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縣潮州盜陳懿劉興數叛附爲潮人害天祥攻走懿執興誅之十二月趨南嶺鄒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再攻懿黨懿乃潛道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呑腦子不死鄒㵯自頸衆扶入南嶺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劉子俊陳龍復蕭明哲蕭資皆死杜

滸被執以憂死惟趙孟濚逌張唐熊桂吳希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馬唐廣漢張栻後也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為書招張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索之固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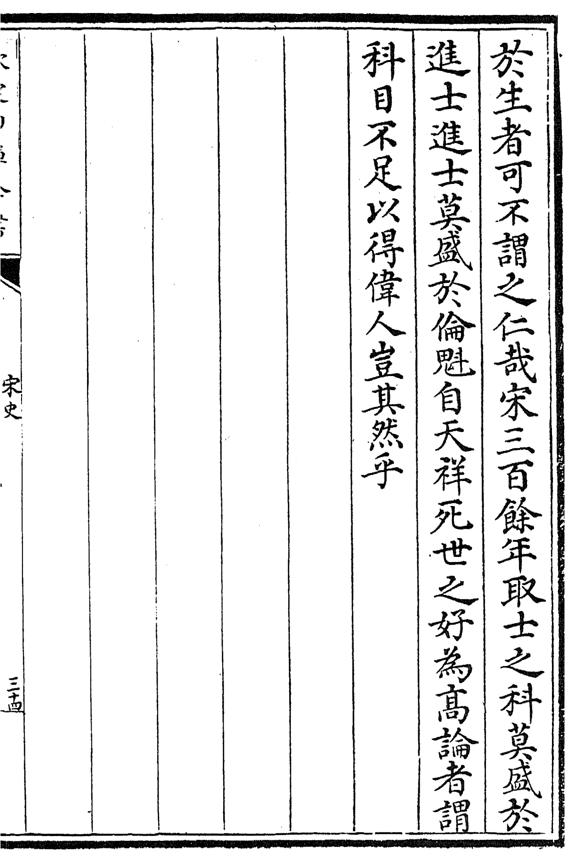
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時世祖皇帝多求才南官王績翁言南人無如天祥者遂遣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黄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合宋官謝

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上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為言者不果釋至元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言其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者時盜新殺左丞相阿合馬命撤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開平疑丞相者天祥也召入

諭之曰汝何願天祥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然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天祥之請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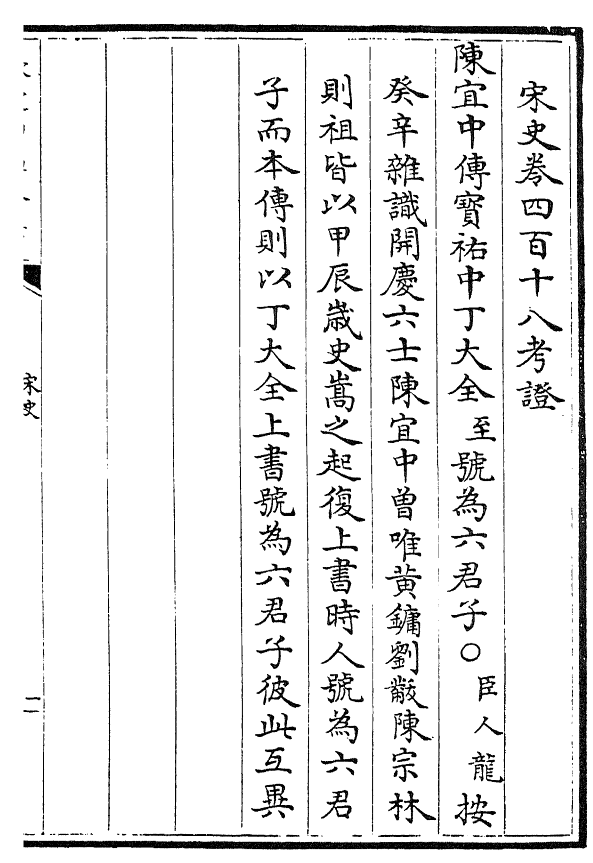
論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

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即人心之安爾
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
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
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
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存之事既無成奉兩孱王崎嶇
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我世祖皇帝以天地有容之
量既壯其節又惜其才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
之終不可得觀其從容伏質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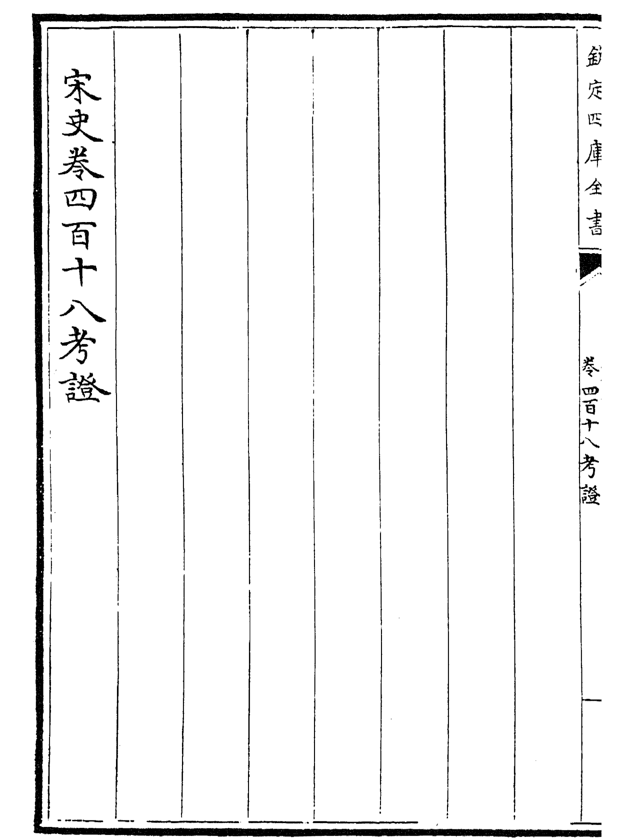


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於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為高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宋史卷四百十八


宋史卷四百十八考證

陳宜中傳寶祐中丁大全至號為六君子○臣人龍按癸辛雜識開慶六士陳宜中曾唯黄鏞劉黻陳宗林則祖皆以甲辰歲史嵩之起復上書時人號為六君子而本傳則以丁大全上書號為六君子彼此互異



宋史卷四百十八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李　本
謄錄舉人臣張　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十七 史部

宋史卷四百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八

宣繒　薛極　陳貴誼　曽從龍

鄭性之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别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性傳　陳韡 附崔福

宣繒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以太學博士名試為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知吉州福建提點刑獄遷考功員外郎又遷祕書少監時暫兼權侍立修注官守起居舍人為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編孝宗寳訓試吏部侍郎權兵部尚書嘉定十四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明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端平三年名赴闕升大學士提舉洞霄宫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詔繒甞預定

策以王堯臣故事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溫州知廣德軍以參知政事樓鑰薦遷大理正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右司郎中兼提領雜賣場寄樁庫兼勅令所删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删修勅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為真嘉定八年疏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

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所未至徳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尚書尋試户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遂為真時暫兼權户部尚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

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授瑞州觀察推官丁内外艱服除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中博學宏詞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遷太社令改武學諭國子録遷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劵之令及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為辭又言明

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寛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主吏幣之法者乃摘新法等語激怒時相且謂貴誼引類植黨人為危之遷太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遷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敎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不

樂遷祕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名赴行在未至授禮部郎官屬金人大擾淮蜀貴誼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闢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媕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科歛之外餽遺以諆進者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恤恥言棄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巽從者是災疢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救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彌遠滋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管崇禧觀起知徽州名授司封郎

官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會有事明堂首引包
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斂掊克之敝當察州縣府庫
致羨之由儆成周邦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子與漢置羽
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敎以五兵理宗即位以為
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寶慶
初詔舉賢能才識之士貴誼乃言曰世以容嘿滯固為
賢以苛刻生事為能以褊狹趣辦為才以輕疏嘗試為
識及玆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

不越防範者以克中外之選又言成王之初元臣故老
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命期以宣
弟者欲其受命之長則可謂愛君切而慮患深矣遷中
書舍人升兼直學士院内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詞書將
郊貴謫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歛幾於奪取公費掩
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
兼中書舍人權刑部尚書升修玉牒官兼侍讀為禮部
尚書兼給事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六年

冬上始親政進參知政事上面諭之曰頃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兼同知樞密院事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
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
保資政殿大學士
曾從龍字君錫左僕射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
五年擢進士第一始賜今名授簽書奉國軍節度判官
廳公事遷兵部員外郎左司郎中起居舍人兼太子右
諭德使金還轉官疏言州郡累月闕守而以次官權攝

者彼惟其攝事也自知非久何暇盡心於民事獄訟淹延政令玩弛舉一郡之事付之胥吏幸而除授一人民望其至如渴望飲足未及境而復以他故罷去矣且每易一守供張借請少不下萬緡郡帑所入歲有常數而頻年將迎所費不可勝計然則輕於易置公私俱受其病欲望明詔二三大臣郡守有闕即時進擬其有求避憚行者悉杜絶其請其繳劾彈拄者疾速行之蓋郡計寛則民力裕利害常相關故也又請已振濟者免其後

開禧間出外知信州戍卒行掠境内從龍寘于法索得婦人衣命梟于市名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太子左諭德繳還張鎡復官詞頭以鎡抑令姪女竭資財結姻蘇師旦之子故也尋兼太子諭德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國子祭酒為吏部侍郎仍兼職兼太子右庶子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權刑部尚書嘉定六年秋陰雨乞放繫囚進對言修德政蓄人材飭邊備帝善其言七年知貢舉疏奏國家以科目網羅天下之英儁義

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謀王斷國皆繇此其選比來循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尚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萎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澄源正本莫甚於斯詔從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賓客改叅知政事疾胡榘憸壬排沮正論陳其闕罷榘嗾言者劾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起知建寧府丁内艱服除為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

改知隆興府復提舉洞霄宫改萬壽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授資政殿大學士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時有三京之役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未幾言驗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聲援不接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畀江淮以荆襄屬魏了翁朝論邊用不給詔從龍了翁并領督府及從龍卒贈少師弟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後改今名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歷官知贛州改知隆興府後以寶章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宮進華文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進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爲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言願陛下

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在勢所必趨恐懼戒謹尤防以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為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告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左諫議大夫言臺臣交章互詆願陛下監古今天下安危之變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公以處之迺得其當況夫聽言之道宜以事觀若言果有關國體有補治道有益主德則言之過激夫亦何傷彼雖采名我實有益惟虛心納善若決江河則

激者自平矣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寶祐二年卒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權發遣金州兼幹辦安撫司公事制置使鄭損薦于朝乞名審察授司農寺丞遷駕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面對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拜侍御史兼侍講進對言荊襄制臣有

當戒者三曰去私禁暴懲怒權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兼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端平三年拜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嘉熙元年復為參知政事明年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加資政殿大學士賜衣帶鞍馬淳祐四年復為參知政事未幾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予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宮觀後卒于嘉興

鄒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為起居舍人以直

龍圖閣權知贛州遷江西提點刑獄尋遷中書舍人兼
太子右諭德復兼太子左庶子試戶部尚書使金還爲
太子詹事兼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太子詹事權禮部
侍郎兼侍講權工部尚書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
遷刑部尚書乞祠以敷文閣學士提舉安慶府真原萬
壽宮以徽猷閣學士起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以敷文
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
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慶

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依舊職提舉洞霄宫淳祐四年卒

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慶元府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為弟子

師性謹愿絶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

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宫無後丞相欲

借是陰立為後備天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

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絶江與越僧同舟舟

抵西門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

過之保長知為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為沂邸後可冀也集婣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慙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長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

錫母朱為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名入嗣沂王迄即帝位是為理宗天錫嘉定十六年舉進士歷監慈利縣稅籍田令超授起居舍人遷權吏部侍郎兼玉牒所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遷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試戶部侍郎權戶部尚書皆兼知臨安府升兼詳定勑令官以寶文閣學士知婺州仍舊職奉祠起知寧國府進華文閣學士知福州名為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疏奏臣荷國恩起家分閫旋蒙趣覲躐玷邇

聯時權禮部侍郎曹豳實在諫省蓋嘗抗疏謂用臣大驟臣與豳交最久相知最深今觀其所論於君父有陳善之敬友朋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汙要路豳以不得其言累疏匄去夫亟用舊人而遂退亡莊士則將謂之何哉豳老成之望直諒多益寘之近班可以正乃辟可以儀有位欲望委曲留行使之釋然無疑安於就職則陛下既昭好賢之美而微臣亦免妨賢之媿帝從之嘉熙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尋拜

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為相而天錫卒贈少師尋加太師謚忠惠弟天任為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共更衣以出終歲同衾從子晦歷官尚書出師全蜀常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違言論知閬州王惟忠死士論少之

許應龍字恭甫福州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

氣食牛應龍應聲文夫才吐鳳為對四坐嘉歎入太學嘉定元年舉進士調汀州教授差浙東宣撫司掾差戶部架閣遷籍田令太學博士時李全時青輩歸附應龍入對有豢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皆如所言遷國子博士國子丞宗學博士理宗即位應龍首陳正心為治國平天下之綱領遷秘書郎兼權尚左郎官遷著作郎匄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贛州出没江閩廣閒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為亂樞密陳韡帥江西任招捕三路調

軍分道追勦盜逼境上應龍亟調水軍禁卒土兵弓級分扼要害明間諜守關隘斷橋開塹斬木塞涂點集民兵激勸隅總諭以保鄉井守室廬全妻子蒐補親兵日加訓閱既而横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拾補司遺統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韻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猖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總捜其槖中金銀指為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感

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别
齊民靜練雍容莫不歎服僚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扞
城保民何功之云距州六七十里曰山斜峒獠所聚匈
耕土田不輸賦禁兵與閧應龍平決之其首感悦牵父
老鳴缶擊筒踊躍詣郡謝去之日闔郡遮道攀送端平
初召為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有聲與李
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
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

兼榮文恭王府教授力辭遷國子司業祭酒徐僑議學
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為不若差以資格資格一定
則僥倖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為然時有憑勢干
職者力卻之兼權直舍人院遷國子祭酒攝侍右侍郎
兼學士院權直是日罷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
翼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名應龍諭之曰草制甚
善應龍復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
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體貌大臣之意

兩盡其美可也帝善之就令草勑書戒諭諸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試吏部侍郎升侍讀權兵部尚書時楮幣虧甚行簡主行稱提之説州縣希旨奉承貧富猜懼應龍奏從民便節用二説行簡然之兼吏部尚書遷兵部兼中書舍人三上章匄外不允兼給事中兼吏部尚書請外詔免兼中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鄭磊卿有論疏以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卒年八十有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禄

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林略字孔英溫州永嘉人慶元五年舉進士歴饒州大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薦之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兼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尋遷左司諫兼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永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右諫議大夫嘉

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淳祐三年八月卒特贈宣奉大夫

徐榮叟字茂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舉進士歷官通判臨安府遷大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遷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侍左郎官出為江東提點刑獄直秘閣知婺州遷著作郎兼禮部郎官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召為行在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斂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槩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克斥牽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寃者

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轉一官致仕卒

别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差充京西安撫司參議官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差知澧州知德安府親喪起復知德安府加直寶謨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進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

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以京湖安撫制置使陳垓論罷以前職主管崇禧觀進直敷文閣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起復知真州改知江寧府湖北安撫副使加兵部郎官差充督視行府參謀官遷軍器監加直寶文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點刑獄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兼京湖制置副使進寶章閣待制知太平州又進寶謨閣學士依舊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加兵部尚書兼淮西制置使邊事聽便行之加端明殿學士淳祐

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監察御史蔡次傳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復以兩浙轉運判官翁甫論罷寶祐元年卒特贈少師

劉伯正字直卿饒州餘干人父簡為丞相趙汝愚客嘗書慶歷四諫奏議授伯正而伯正以開禧元年舉進士調太平主簿通判棗陽軍辟荊湖制置司機宜兩浙轉運司主管公事歷軍器將作太府三監主簿樞密院編

修官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電忽至執事者鮮不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左司諫疏言兵籍寖廣糧餉益艱請預備軍食又言銓選財計刑獄之積敝乞以願治之心而急董正治官之圖以勤政之思而嚴察計吏之法又言所憂非一而急務之當處者有三曰申飭邊備區處流民隄防姦盜帝皆善其言升右正言以華文閣待制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見賜金帶鞍馬改轉運使以

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名爲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遷吏部侍郎兼侍講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給事中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眞拜參知政事以監察御史孫起予言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監察御史蔡次傳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鎭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金淵字淵叔臨安府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為太學博士遷太府寺丞秘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秘書丞拜右正言兼工部侍郎遷將作少監兼侍右郎官兼國子司業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兼崇政殿說書拜監察御史論曹幽項寅孫兼侍講遷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遷吏部侍郎拜右諫議大夫改左諫議大夫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淳祐四年知貢舉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

政予祠監察御史劉應起言落職罷祠十一年妻盛氏愬于朝乞曲加貸宥少敘官職詔止量移平江府居住卒

李性傳字成之宗正寺主簿舜臣之子也嘉定四年舉進士歷幹辦行在諸軍審計事進對有崇尚道學之名未遇其實帝曰實者何在性傳對曰在陛下格物致知以為出治之本遷武學博士尋為太常博士兼諸王宮大小學校授升太常寺丞兼權工部郎中兼權都官郎

官遷起居舍人兼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既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遷起居郎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權刑部侍郎進禮部侍郎

以臣僚言罷尋以寶章閣待制知饒州改知寧國府再
知饒州復以言罷名為兵部侍郎兼侍讀兼同修國史
兼實録院同修撰升兼侍讀權兵部尚書進讀仁皇訓
典乞讀帝學從之權吏部尚書臣僚論舜臣立廟封爵
事落職提舉太平興國宮淳祐四年權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兼侍讀五年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同知樞密院
事未幾落職於郡十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寶祐二年依舊職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卒特贈少保

陳韡字子華福州候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韡讓父郊恩與弟韡登開禧元年進士第從葉適學嘉定十四年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内郡之貸死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其一以待有功者河南首領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

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括淮甸閒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為兵給田而薄征之擇土豪統率團丁又别廪為一軍此第二重藩籬也十五年淮西告捷韓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之金將盧鼓椎新勝於潼關乘鋭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侯金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韡如盱眙犒師改淮東制

置司幹辦公事再如盱眙見劉琸調卞整張惠范成進夏全諸軍應援擣虚皆行犄之策遂有堂門之捉俘其四駙馬者遷將作監丞又遷太府寺丞差知真州淮東提點刑獄加直寶章閣依舊提點刑獄兼知寶應州遷宗正寺丞權工部郎中攺倉部員外郎入對言臣所陳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於此又言人主所以御天下者罰賞而已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

韡提舉四隅保甲韡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朝謂非韡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劒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同共措置招捕盜賊兼福建路招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韡籍土民丁壯為一軍沙縣紫雲基告急沙縣破賊由間道趨城忠勇軍破之於高橋賊乃趨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萬今復養之將至於

無筭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詔韡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精兵三千五百人由泉漳間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六月兵大合加福建提點刑獄七月韡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九月分兵進討十月進攻五賊營砦平之十一月破潭飛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十二月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有二砦汀境皆平四年正月遣將破下瞿張原砦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

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提
點刑獄捐捕使兼知建寧府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
開化勢張甚韡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
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箒子旗驚曰此陳捐捕軍也皆大
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
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没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韡遣
官吏諭降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
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涣散所致若決計

蕩除數月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鞾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十二月萬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撫使二月至贛斬將士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三月分兵守大石堡截賊糧道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縋厓而遁鞾親督諸將乘春瘴未生薄松梓山賊悉精鋭下山迎敵旗幟服色甚盛鞾軍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

皆擧庢上賊巢蕩為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斬千五百級禽賊將十二得所掠婦女牛馬及僭偽服物各數百計三槍中箭與敏軍遇擊敗之賊遁翼日追及下黄又敗之餘衆尚千餘雜獮略盡三槍僅以數十人遁至興寧就禽檻車載三槍等六人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曰韡忠勤體國計慮精審身任討捕之責江閩東廣訖底寧輯乃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未幾為工部侍郎改江東安撫使

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二年入奏事帝稱其平寇功辭頓首言曰臣不佞徒有孫忠仗陛下威靈苟逃曠敗耳何功之有遷權工部尚書又權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依舊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往來廵視鄂州江面措置捍禦三年加寶謨閣學士十月詔選猛將精兵相視緩急據地利遏要衝以伐姦謀嘉熙元年進煥章閣學士四年拜刑部尚書辭免加徽猷閣學士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淳祐四年召為兵部尚書遷禮部尚書兼

侍讀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尋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七年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九年以觀文殿學士福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五上章辭以舊職提舉洞霄宫開慶元年名赴闕落致仕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景定元年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明年卒年八十有三贈少師謚忠肅崔福者故羣盜嘗為官軍所捕會夜大雪方與嬰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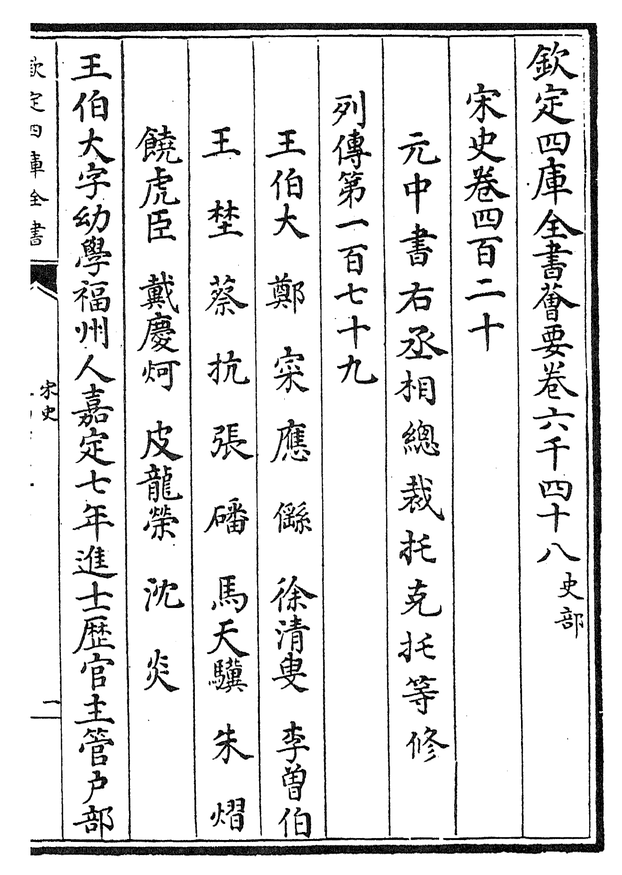
同榻兒寒啼不止福不得寐覺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韡捕賊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從後韡留隆興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恚其不見招道遇民愬冤者福攜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莫敢嬰其鋒韡知之遂檄建康署為鈐轄福又奪統制官王明鞍馬及迫逐總領所監酒官親屬韡戒諭之不

聽會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樂為鑑用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請必正其慢令之罪會韓亦厭忌之遂坐以軍法然後聲其罪于朝且自劾專殺之罪下詔獎諭免其罪福勇悍善戰頗著威聲其死也軍中惜之時論以為良將難得而韓以私忿殺之然福䟦扈之迹已不可揜殺身之禍亦有以自取之也

論曰宋自嘉定以來居相位者賢否不同故執政者各

以其氣類而用之因其所就而後世得以考其人焉宣繒薛極者史彌遠之腹心也陳貴誼曾從龍鄭性之李性傳劉伯正皆無所附麗李鳴復金淵者史嵩之之羽翼也鄒應龍無所考見許應龍治郡見稱循良林略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徐榮叟父子兄弟皆為名臣陳韡將帥才也優於别之傑多矣

宋史卷四百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十八 史部

宋史卷四百二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九

王伯大 鄭寀 應䌛 徐清叟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磻 馬天驥 朱熠

饒虎臣 戴慶炣 皮龍榮 沈炎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主管户部

架閣遷國子正知臨江軍歲饑振荒有法遷國子監丞知信陽軍改知池州兼權江東提舉久之依舊直祕閣江東提舉常平仍兼知池州端平三年召至闕下遷尚右郎官尋兼權左司郎官遷右司郎官試將作監兼右司郎中兼提領鎮江建寧府轉般倉兼提領平江府百萬倉兼提領措置官田進直寶謨閣樞密副都丞旨兼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詠謂太平之

期可蹻足而待也未幾則以治亂安危之制為言矣又未幾則置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置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嗚呼以亡為言猶知有亡矣今也置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兹盛德大業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拾天下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陛下為商紂周幽之人主議戚宦近習之撓政則天下將以朝廷為

恭顯許史武韋仇魚之朝廷議姦儔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為漢黨錮元祐黨籍之君子數者皆犯前古危亡之轍迹忠臣懇惻而言之志士憤激而和之陛下雖日御治朝日親儒者日修辭飾色而終莫能弭天下之議言者執之而不肯置聽者厭之而不憚煩於是厭轉而為疑疑增而為忿忿極而為愎則罪言黜諫之意藏伏於陛下之胸中而凡迕已者皆可逐之人矣彼中人之性利害不出於一身莫不破廉絕角以阿陛下之所

好其稍畏名義者則包羞閔默而有跋前疐後之憂若其無所顧戀者則皆㩻袂遠引不願立于王之朝矣陛下試反於身而自省曰吾之制行得無有屋漏在上知之在下者乎徒見嬖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則謂精神之内守血氣之順軌未可也陛下又試于宮闈之内而加省曰凡吾之左右近屬得無有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者乎徒見内降于請數至有司裏言除臣每賫人口則謂浸潤之不行邪

遥之已塞未可也陛下又試於朝廷政事之間而三省
曰凡吾之諸臣得無有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惡直醜正
側言改度者乎徒見剛方峭直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
其亡柔佞闒茸之徒適從何來而遽集於斯也則謂舉
國皆惡臣聖朝無闕事未可也夫以陛下之好惡用舍
無非有招至人言之道及人言之來又復推而不受不
知平日之際遇信任者肯為陛下分此謗乎無也陛下
誠能布所失於天下而不必曲為之回護凡人言之所

不貸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蠹根悉拔孽種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不改而自息矣陛下何憚何疑而不為此哉又極言邊事曲盡事情以直寶謨閣知婺州遷祕書少監拜司農卿復為祕書少監進太常少卿兼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遷起居舍人升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臣僚論罷以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起再知婺州辭免復舊祠淳祐四年召至闕授權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尋為吏部侍郎

仍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兼同修
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刑部尚書尋為真七年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八年拜叅知政
事以監察御史陳垓論罷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寶
祐元年卒
鄭寀不詳何郡人初歴官為祕書省校書郎兼國史編
修實録檢討遷著作佐郎兼權侍右郎官升著作郎兼
侍講拜右正言言丞相史嵩之以父憂去遽欲起之意

甚厚也奈何謗議未息事關名教有尼其行帝答曰御言雖切事理進退大臣豈易事也擢殿中侍御史疏言臺諫以糾察官邪為職國之紀綱係焉比劉漢弼劾奏司農卿謝逵陛下已行其言矣未及兩月忽復敘用何其速也漢弼雖亡官不可廢臣非為漢弼惜為朝廷惜也又奏劾王瓚龔基先胡清獻鐫秩罷祠皆從之三人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寖廢外而諸閫不問勳勞之有無而爵秩皆得以例遷內而侍

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皆可以例進執政之歸休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卿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為甚無功者受賞則何以旌有功之士有罪者假寵則何以服無罪之人矧事變無窮而名器有限使名器常重於上則人心不敢輕視於下非才而冈功者不得覬幸於其間則負慷慨之氣懷功名之願者陛下始可得而鼓舞之矣遷左諫議大夫淳祐七年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以監察御史陳求魯論罷
淳祐九年五月卒寀之居言路嘗按工部侍郎曹豳主
管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則大傷公論云
應𦨭字之道慶元府昌國人刻志于學嘉定十六年試
南省第一遂舉進士為臨江軍教授入為國子學錄兼
莊文府教授遷太學博士又遷祕書郎請蚤建太子入
對帝問星變𦨭請修實德以答天戒帝問州縣貪風𦨭
曰貪黷由殉色而起成湯制官刑儆有位首及於巫風

淫風者有以也帝問藏書繇請訪先儒解經注史因及程迴張根所著書皆有益世教帝善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尚左郎官兼翰林權直又遷著作郎仍兼職以言罷淳祐二年敘復奉祠遷宗正寺丞兼權禮部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以言罷差知台州召兼禮部郎官崇政殿說書遷祕書少監仍兼職兼權直學士院又遷起居舍人權兵部侍郎時暫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一夕召繇草麻夜四皷五制皆就帝奇其才

遷吏部侍郎仍兼職進翰林學士兼中書舍人八年授
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九年拜叅知政事封臨海
郡侯乞歸田里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洞霄宮
寶祐三年殿中侍御史丁大全論罷尋卒德祐元年詔
復元職致仕
徐清叟字真翁煥章閣學士應龍之子嘉定七年進士
歷主管戶部架閣遷籍田令疏言邇者江石閩嶠盜賊
竊發監司帥守未免少立威名專行誅戮此特以權濟

事而已而偏州僻壘習熟見聞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明行禁止一變臣下嗜殺希進之心以無墜祖宗立國仁厚之意遷軍器監主簿入對言太后舉哀之日陛下以后服下同媵妾令别置大袖一襲文思院覬望欲如后飾再造其一以進詔卻之此真知嫡庶之辨者請宜付史館以垂法後世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陛下親政以來精神少振而氣脈未復條目畢舉而綱紀未張公道若伸而私意之未盡克者則亦風

化之先務勸戒之大權與夫選用之要術猶有闕略而未之講明者爾何謂風化之先務曰原人倫以釋羣惑者是已何謂勸戒之大權曰惜名器以示正義者是已何謂選用之要術曰因物望而進人才者是已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名用真德秀魏了翁也兼崇政殿説書遷祕書郎升著作佐郎兼權司封郎官遷軍器少監皆兼職依舊遷將作監拜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太常少卿兼權户部侍郎兼侍講三疏匄外

給事中洪咨夔起居舍人吳泳皆抗疏留之尋權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遷侍右侍郎主管雲臺觀召赴闕遷户部侍郎再為侍右侍郎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温州改知福建安撫使改知婺州以焕章閣直學士差知泉州辭免改知袁州又改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辭免改知潭州尋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赴闕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淳祐九年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權

吏部尚書遷禮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進同知樞密院事封晉寧郡公奏修四朝國史志傳五
上章乞改機政帝不許十二年拜參知政事尋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監察御史朱應元論罷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宫改洞霄宫復以監察御史朱熠
論罷久之以舊職提舉洞霄宫開慶元年召赴闕以舊
職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出知泉州復提舉佑神觀景定
三年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

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李曾伯字長孺覃懷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遷軍器監主簿添差通判鄂州兼沿江制置副使司主管機宜文字遷度支郎官授左司郎官淮西總領尋遷右司郎官太府少卿兼左司郎官兼勑令所删修官遷太府卿淮東制置使兼淮西制置使詔軍事便宜行之曾伯疏奏三事荅天心重地勢協人謀又言邊餉貴於廣積將材貴於素儲賞與不可以不精戰士不可以不恤又

條上淮面舟師之所當戒湖面險阻之所當治加華文閣待制又加寶章閣直學士進權兵部尚書淳祐六年正月朔日食曾伯應詔歴陳先朝因天象以謹邊備圖帥材乞早易閫寄放歸田里又請修浚泗州西城加煥章閣學士言者相繼論罷九年以舊職知静江府廣西經略安撫使兼廣西轉運使陳守邊之宜五事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使知江陵府兼湖廣總領兼京湖屯田使進龍圖閣學士疏言襄陽新復之地城池雖

修浚田野未加闢室廬雖草創市井未阜通請蠲租三年詔從之加端明殿學士蕭夔路策應東閤進資政殿學士制置四川邊面與執政恩例尋授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名赴闕加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為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度廣南移治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諫議大夫沈炎等論罷景定五年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元年殿中侍御史陳宗禮論劾褫職

德祐元年追復原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卒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埜字子文寶章閣待制介之子也以父廕補官登嘉定十二年進士第仕潭時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德秀欲授以詞學埜曰所以求學者義理之奥也詞科惟強記者能之德秀益器重之紹定初汀邵盜作辟議幕叅贊攝邵武縣後復攝軍事盜起唐石親勒兵討之後爲樞密院編修兼檢討襄蜀事急議

遣使講和時相依違不決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埜言今日之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為副都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不然利害將深理宗深然之令樞密院下三閫諭旨嘉熙元年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講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自江西赴闕奏祈天永命十事嵩之起復傾國爭之埜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

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前後奏陳皆明正剴切鑿鑿可行其為兩浙轉運判官以察訪使出視江防首嘉興至京口增修官民兵船守險備具為江西轉運副使知隆興府繼有它命時以米綱不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江面幾千里調兵捍禦以守江尤重于淮瓜洲一渡甚狹請免鎮江水軍調發專一守江置遊兵如呂蒙所言蔣欽將萬人巡江上增創水

艦就楊子江習水戰登金山指麾之是冬楊子橋有警急調湯孝信所領遊兵救之而退淳祐末遷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節度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行宮留守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謂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飭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二千蒙衝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宰相不合言者攻之以前職主管洞霄宮卒贈

七官位特進塋因德秀知朱熹之學凡熹門人高第必加敬禮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議文集若干卷塋工于詩書法祖唐歐陽詢署書尤清勁蔡抗字仲節處士元定之孫紹定二年進士其後差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召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升校書郎兼樞密院編修官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帝善其言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屯田郎官遷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兼樞

密院編修官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檢討官江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特授尚書司封員外郎進直寶章閣尋加寶謨閣移浙東名為國子司業兼資善堂贊讀兼玉牒所檢討官時暫兼侍立修注官拜宗正少卿兼國子司業進直龍圖閣知隆興府試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拜太常少卿仍兼資善堂翊善權工部侍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工部侍郎時暫兼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

差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
事落職予祠起居郎林存請加竄削從之未踰年復端
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乞致仕轉一官守本官職致仕
卒謚文簡以犯祖諱更謚文肅
張磻字渭老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歷官辟黙檢贍軍
激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差主管尚書吏部架閣遷太常
博士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遷國子祭酒時暫兼權禮
部侍郎尋爲真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加集英殿修撰

差知婺州復為禮部侍郎權兵部尚書時暫兼權吏部尚書以右補闕程元鳳論罷寶祐三年復權刑部尚書兼侍讀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五年拜參知政事進封長樂郡公轉三官守參知政事致仕九月卒遺表上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紹定二年進士補簽書領南判官廳公事遷祕書省正字兼沂靖惠王府教授遷祕書省校書郎升著作佐郎輪對假司馬光五規之名條上

時敞詞旨切直遷考功郎官入對言周世宗當天下四
分五裂之餘一念振刷猶能轉弱為強陛下有能致之
資乘可為之勢一轉移間耳遷祕書監直祕閣知吉州
遷宗正少卿以祕閣修撰知紹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
公事兼提舉常平權兵部侍郎授沿海制置使差知慶
元府改知池州兼江東提舉常平改知廣東兼廣東經
略安撫使寶祐四年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
兼國子祭酒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

郡俟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朱熠右正言戴慶炣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等論罷依舊職提舉洞霄宫景定元年知衢州以兵部侍郎章鑑論罷有旨依舊職予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職事修舉升大學士改知平江府又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提舉洞霄宫褫職罷祠咸淳三年追奪執政恩數送信州居住四年放令自便後卒于家

朱熠溫州平陽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遷閤門舍人差

知沅州改横州復爲閤門舍人知雷州入對爲監察御史陳玹論罷臣僚復論降一官久之授帶御器械兼幹辦皇城司差知興國軍遷度支郎官拜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説書擢右正言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寳祐六年遷左諫議大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開慶元年拜叅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景定元年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奉祠爲監察御史胡用虎

論罷久之監察御史張桂常楙相繼糾劾送處州居住
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為言驅之
還鄉尋卒熠居言路彈劾最多一時名士若徐清叟呂
中尤惰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名寧國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遷將作監
主簿差知徽州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兼權右司郎官遷
兵部郎官兼權左司郎官特授左司郎中遷司農少卿
兼左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司農卿直龍圖閣福

建轉運判官浙東提點刑獄拜太府卿兼中書門下檢
正諸房公事以祕閣修撰兩浙轉運使權禮部侍郎尋
為真時暫兼權侍右侍郎寶祐六年兼同修國史實録
院同修撰暫通攝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開慶元年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景定
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何夢然論罷以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宫夢然再劾之褫職罷祠四年仍復元
官提舉太平興國宫卒德祐元年禮部侍郎王應麟右

史徐宗仁乞追復元官守資政殿學士致仕
戴慶炣字彦可温州永嘉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差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名試館職遷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升校書郎遷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開慶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尋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守本官致仕卒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

歷官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宗學諭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運化之名一過改而一善著百過改而百善融遷祕書郎升著作郎入對因及真德秀崔與之廣龍榮曰今天下豈無廉者願陛下崇奬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官差知嘉興府名赴闕遷侍右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遷將作監兼尚右郎

官祕書少監兼吏部郎中宗正少卿起居郎兼權侍左侍郎兼給事中吏部侍郎兼贊讀封醴陵縣男遷集賢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宫召見進刑部侍郎加寶章閣待制荆湖南路轉運使權刑部尚書兼翊善景定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政事兼太子賔客二年拜參知政事仍兼太子賔客封壽沙郡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使判潭州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宫以右正言曹孝慶論罷咸淳元年以

舊職奉祠殿中侍御史陳宗禮監察御史林拾先後論劾削一官宅日帝偶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點刑獄李雷應劾之雷應至官謁龍榮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擁至尊于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住湖南提刑治衡州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忼直似道當國不肯降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為似道所擯德

祐元年復其官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加贈謚未及行而宋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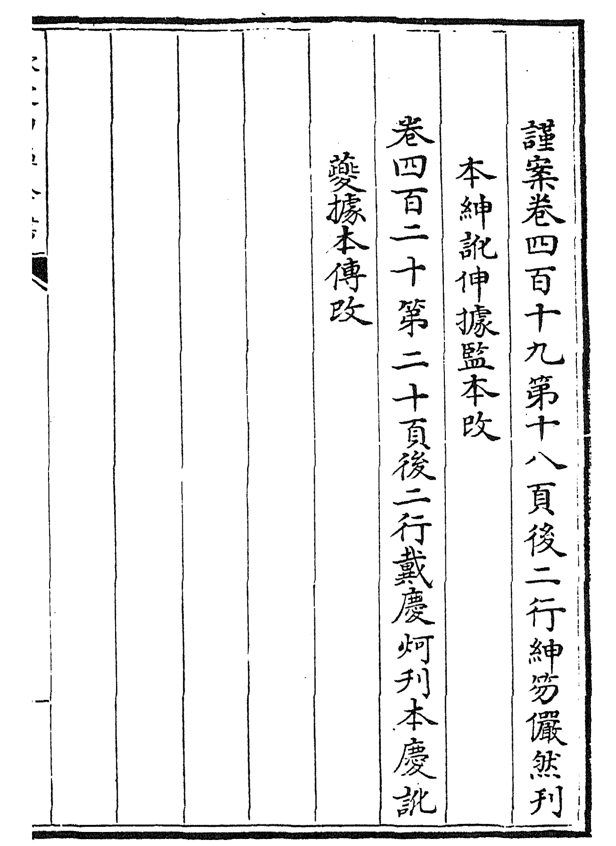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調嵊縣主簿廣西經略司准備差遣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討郴寇有功改知金華縣沿江制置司幹官通判知州沿江制置主管機宜文字監三省樞密院門樞密院編修官為監察御史右正言左司諫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景定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加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

賔客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参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三年進大學士致仕卒贈少保炎居言路嘗按劾福建轉運使高斯得觀文殿學士李曽伯沿江制置司条謀官劉子澄左丞相呉潛然論罷右丞相丁大全及其黨與則為公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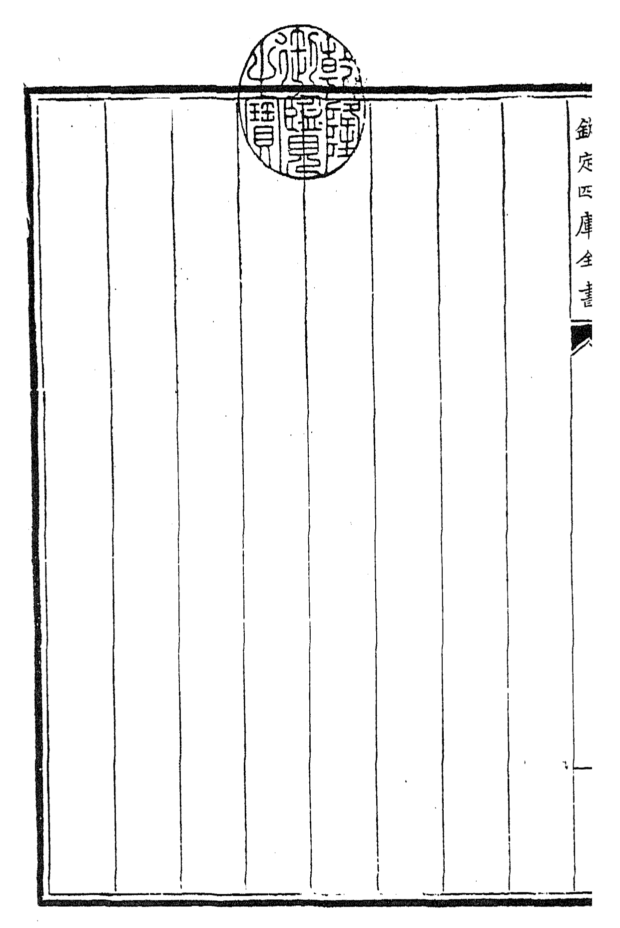
論曰王伯大立朝直諒鄭寀沈炎居言路不辨君子小人皆彈拄之吾不知其何說也應繇清慎没世徐清叟風采凜乎班行之間李曽伯之治邊短于才者也王埜

得名父師而其學問益光蔡抗號為君子史闕其事若張磻馬天驥饒虎臣未見卓然有可稱道者戴慶炣皮龍榮登第皆未久而位至執政龍榮不附權臣為所擯斥而死猶為可取慶炣無所稱述焉朱熠在臺察如狂猘遇人輒噬之云

宋史卷四百二十



謹案卷四百十九第十八頁後二行紳劳儼然刋本紳訛伸據監本改
卷四百二十第二十頁後二行戴慶炣刋本慶訛夔據本傳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舉人臣張昱